

閩 劇

六 离 门

舒 謙 編 劇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〔国 剧〕

六 高 門

編 劇 者 舒 謙
記 譜 者 林 學 仁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上海康平路 155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

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印张：1 3/8 字数：16,000 乐谱：16 面

1959 年 12 月第 1 版

195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000 册

统一书号：10078·1203

定价：(九) 0.14 元

〔國 劇〕

六 離 門

舒 謙 編 劇
林 學 仁 記 譜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1959

內 容 提 要

明朝大臣洪承疇被俘失节，投降清兵。某日回籍探亲，洪母聞訊，痛心非常，制“六离門”拒于門外，表示对此子“六亲不認，众叛亲离”。洪承疇定要与母相見，洪母在六离門內严責其子后，举家引火自焚。

前 記

閩劇，是流行于福州語系地区的一个剧种。发展到現在已有三百多年。它的曲調有“逗腔”、“小調”、“鬚歌”、“江湖”四大类，共有二百多首曲牌。其間，曾得昆曲、京剧艺人参加工作，所以表演艺术与上述两个大剧种很接近。

解放后，在党的“百花齐放、推陈出新”的文艺方針指导下，閩劇这朵花，也培植得相当絢烂和芬芳。傳統剧目有一千多出，其中有《洪承疇》一剧，該剧中也有类似《六离門》这样的一场。所謂“六离門”，是“六亲不認，众叛亲离”的簡称。据福州民間傳說，洪承疇降清后，某日回籍探亲，洪母制“六离門”拒之，并严責其子后，举家引火自焚，示与乱臣贼子决絕。至今福州的老房子还有这样的門，即在六扇大門外，加制六扇矮門；开了大門，矮門关着，有人来才开。可以通空气，又可以阻閑人出入。

去年春，在领导鼓励、同志們帮助下，写出第一稿。演出以后，观众认为架子还不错，但还要提高。今年四月，福建省举行第三届戏剧会演大会，把这个戏选为参加会演的剧目之一，曾經几次修改；会演后，又經一次修改，成为今稿。

由于洪母能与投敌的儿子决絕，最后并举火自焚，这个

偉大的母親是多麼令人欽仰！我想她是堅強的，有濃烈的國家觀念；她能駁斥得洪承疇體無完膚，必定是又有才華，又有胆識的。我熱愛這個英雄母親，因此就從各方面來歌頌她，用一切力量來塑造她。

洪承疇是一個大漢奸，我開頭寫他，只勾出一個普通漢奸的臉譜。觀眾不滿足。幾經修改才寫出這個老奸巨猾、耍無賴、又有一些“文才”的民族敗類。

在編寫過程中，領導和同志們都非常關心，曾幾次對我談，教我如何更深一步來刻劃，我也奮起精神，到處尋師訪友，要求替我想辦法，並要求指出劇中不夠的地方。雖經各方面的幫助，但限于水平仍不能達到應有的要求。

戲是折子戲，但系三場。閩劇的特點在場次方面是很講究的。一般要求是一折緊一折，解決矛盾在最後，下一場必須是上一場的矛盾繼續展開，但又要使觀眾不知道下一場的內容。寫《六離門》時，我也曾學習這一優良傳統，可惜沒有學好。

舒 謙 一九五九年九月

时 間：南明永历元年（一六四六年）。

地 点：福建南安。

人 物：洪母、洪妻、洪子、洪义、四亲友、严韦国、洪承畴、
官甲、官乙、四亲勇。●

〔洪母由洪妻、洪子陪上。〕

洪 母：（念）尽节松山百世芳，

撫孤左海望重光。

老身洪門傅氏，生子承畴，曾任大明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、薊辽总督等职。抗御清兵，在松山尽节。今日是他死难之期，門生故旧，照例登門設祭。賢釵！

洪 妻：婆婆。

洪 母：祭品已否备便？

洪 妻：已經备便。（暗中拭泪）

洪 母：唉，賢釵不必如此，“人生自古誰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”畴儿死得其所。

洪 妻：死得其所……

洪 子：祖母，这里又被清兵占去，何时才会退走？

洪 母：国姓爷郑成功大軍打来，清兵就会退走。

洪 子：国姓爷在厦門，孙儿想去投軍。

洪 母：你有心报国，壮志可嘉！只是你年未长，还須稍待。

洪 妻：婆婆，时已不早，是否开门設祭？

洪 母：（点头）喚洪义上来。

洪 子：洪义上来！

洪 义：（上）太夫人。

洪 母：开起大門，迎接众亲友。孙儿，在旁陪祭。

洪 子：是。

〔洪母偕洪妻下。〕

〔洪义开门，向两边作揖后下去。〕

〔众亲友陸續上。〕

众亲友：（唱“干打”）

尽节松山百世芳，

直同日月共輝光。

云天北望馳思最，

遙祭忠魂进一觴。

虽然碧血濺山河，

不死人心正枕戈。

一日王师歼虏尽，

灵前齐唱凱旋歌。

亲友一：各位兄长，严韦国兄今日为何未到？

亲友二：严兄是承疇兄生前至好，年年此日，必来祭奠；今日何故不来？

亲友一：严兄不来，何人主讀祭文？

亲友二：就請朱兄一讀。

亲友三：是，是，就請朱兄一讀。

亲友一：既然如此，待小弟讀来。（讀祭文）維，大明永历元年……

〔洪义在內喊：“严老爷到。”〕

〔严韦国急促、憤慨地上，夺过祭文。〕

众亲友：这是何意？

〔洪子暗下。〕

严韦国：（与众亲友耳語，众駭然）真是出人意料！

亲友一：应报与老伯母知道。

严韦国：不可！老伯母秉性义烈，暂时不报为妥。

亲友一：我等就走。

众亲友：走。

〔有的憤慨、有的怀疑、有的叹息着下。〕

〔洪母与洪妻、洪子急上。〕

洪 母：这……这是何故？

洪 妻：这……

洪 母：快叫洪义！

洪 子：洪义哪里？

洪 义：（上）太夫人何事？

洪 母：众亲友祭奠未毕，突然散去，是为何故？速速探明回报！

洪 义：是。（下）

洪 母：孙儿，方才严老伯与众亲友所談何事？

洪 子：孙儿不知。

洪 义：（喜上）哈哈！启稟太夫人、夫人、公子，方才街中傳說，老爷今天回到南安！

洪母等：呀！

洪 母：胡說！老爺已死，怎能回來？

洪 義：太夫人，老爺確實未死，今天還是帶兵回來！

洪 妻：帶兵回來？

洪 義：帶兵回來！

洪 子：祖母，娘，爹爹未死，帶兵回來！

洪 母：你爹盡節，先皇御祭十六壇，薊遼兩地相隔不遠，
不致傳錯吧！

洪 妻：莫非別人回來，誤傳是老爺？

洪 義：夫人，確是老爺回來，街上紛紛都在傳說。

洪 妻：（喜）那……老爺真的回來了！

洪 母：洪義，你老爺帶兵回來，為了何事？

洪 義：這……外面也不清楚。

洪 母：速速再探！

洪 義：是。（下）

洪 妻：婆婆！

（唱“寬板疊”）

我只說泉下與他晤面，

今帶兵生還何等喜歡！

莫非往廈門共商義舉？

會合國姓爺恢復河山？

洪 子：（唱）我便在爹爹軍中投效，

狠狠把這里清兵打翻。

洪 母：（唱“急板疊”）

他能把一路清兵打敗？

从关外来閩不遇險艰？

洪 子：（唱“寬板疊”）

爹爹本領好能打胜仗，

我要往門前打听一番。

洪 义：走呀！（痛苦地上）

洪 子：洪义，如何？

洪 义：……可恼可叹。

洪 母：探得怎样？

洪 义：哎呀！太夫人！

（念）老爷之事已經查清，

望太夫人不可伤心。

洪 母：速速說来！

洪 义：（念）老爷被擒誤傳死訊，

原来他是屈膝辱身。

投降清朝为敌献策，

入关南下殘杀国人。

现在是什么“大清招撫江南总督軍务大学士”，便
道來閩，回家探亲！

〔众人均失色，洪妻暗泣，洪子憤恨。〕

洪 母：（痛甚，閉目一会）

（唱“急板疊”）

天翻地复信当真！

好似深潭我陷身。

失尽尊荣来耻辱，

老蒼作弄为何因？

〔洪子示意洪义出去再探，洪义下。〕

洪 妻：（唱）傳生还又傳变节，
欢何暂哀痛何深！

洪 子：（唱）大丈夫岂能降贼！
有何面目見六亲？

洪 义：（上）太夫人，老爷人馬已到县境，全城中只有几个
无耻官員前去迎接。

洪 母：（唱）是人臣并非禽兽，
应能辨荣辱忠奸。
既被擒何难一死？
竟无耻投降异邦！

洪 妻：（唱）怨媳妇不知所以，
怕与他当面一見。

洪 子：（唱）不让他进来相見，
叫洪义把門来关！

洪 母：（唱）我这里愤恨羞惭，
岂不知相見难堪？
但不能便宜奸贼，
要当面数他罪端。

洪 妻：（唱）他应知国人痛恨，
自問心当亦不安。
婆婆要与他相見，
先責他大义一番。
能回头为时不晚，
举义旗共保江山。

洪 母：(唱)我看是徒劳无益，
他已經換了心肝。

洪 妻：(唱)如能够將功折罪，
后論罪可望从寬。

洪 母：(唱)这乃是一场幻梦，
空寄望一个降官。

洪 妻：这……

洪 子：祖母要与爹爹見面，也要開門迎接嗎？

洪 母：開門么……(想了一下，決定)洪義，速喚木匠前來，
在六扇大門之外，加制六扇矮門，不得有誤！

洪 義：这是何意？

洪 母：不必多問，速速吩咐！

洪 義：是。(下)

洪 母：賢釵，孫兒，隨我進來。

〔洪母和洪妻、洪子同下。〕

〔四親勇捧兩件黼褂，官甲、乙引洪承疇上。〕

洪承疇：(唱“江湖”)

幸存一息轉乾坤，
改事新朝德業尊；
邀寵深宮銘肺腑，
‘來生犬馬亦酬恩。

親勇一：到了。

官 甲：啟稟洪大人，到了。

洪承疇：(一看)呀！門前為何這般冷落，無人迎接？噢！大門
緊閉，是何道理？(問官甲)我家有無遷往別處？

官 甲：并无迁往别处。

洪承畴：（見門上白紙）門上何故裱着白紙？莫非太夫人……

官 甲：太夫人安康，太夫人安康。

洪承畴：太夫人安康，是則我家何人亡故？

官 甲：这……（看洪承畴一眼，不敢說）卑职……

洪承畴：我家有人亡故，你等不知，是何道理？

官 乙：（偷問甲）老兄，你知道嗎？

官 甲：知道是知道，就是不敢說。

官 乙：怎么不敢說？

官 甲：（示意）就是他——

官 乙：（会意）噢。

洪承畴：（問官乙）你知道嗎？

官 乙：知道。（官甲咳嗽一声）噯，不曾知道。

洪承畴：你等真太胡涂，何异行尸走肉！

官 甲：是。（对官乙，也瞥洪承畴一眼）你我都是行尸走肉。

洪承畴：来，向前叫門！

亲勇一：咋。（叫門）呔！洪大人回来，速速开門！（內无应声）

裏大人，无人答应。

官 乙：待卑职叫門。（喊）里面有人嗎！洪大人今天大駕

回来，速速开門！（內无应声）

洪承畴：待本官亲自叫門。（喊）洪义开門，洪义开門！（无

应声）娘亲，娘亲，娘亲！

〔洪母等出来，在后面。〕

洪 母：外面何人喧嘩？

洪承畴：啊，娘亲，是儿子回来了！

洪 母：何人呀？

洪承疇：是儿子亨九回来了，娘亲听不出儿子声音嗎？

洪 母：吾儿亨九早已尽节松山，哪里还有一个亨九呢？

洪承疇：儿子未死，請娘亲开门！

洪 母：未死，何以未死？

洪承疇：噯，噯，請娘亲开门，儿子进内詳稟。

洪 母：洪义，开起大門。

〔洪义开了大門，不开矮門。〕

洪承疇：（入，愕然）娘亲，开了大門，为何不开矮門？

洪 母：你知此門名字嗎？

洪承疇：儿子不知。

洪 母：此六扇矮門，叫做“六离門”。

洪承疇：六离門？此名何来？請娘亲示下！

洪 母：待我説来。（出現在六离門后面，洪妻等退下）

洪承疇：娘亲！

〔众亲男及官低头。〕

洪 母：（扫众亲男一眼，見洪承疇时轉悲）

（旁唱“江湖”）

我本当把他罪端来数，

又誰知見了面痛难言！

洪承疇：娘亲！（洪母不答）娘亲！（洪母悲痛地低下头）何以不看儿子一面？

洪 母：已經看过。

洪承疇：何以一言不説？

洪 母：我有何言可説？

洪承疇：娘亲福体安康嗎？

洪 母：还未死去。

洪承疇：媳妇、孙儿呢？

洪 母：他二人不愿与你相見。

洪承疇：不愿相見，这是何故？

洪 母：不必多言，我已經与你見過，走吧！

洪承疇：儿子离乡日久，思家心切，今日回来探亲，怎能就走？

洪 母：你思家心切，我会不想儿子嗎？只是这样相見，未免太惨！

洪承疇：（想了一下）娘亲，儿子此次回来，大清皇帝賞賜娘亲与媳妇两件黼褂，請娘亲开門迎接！

洪 母：（一震）你道怎說？

洪承疇：两件黼褂。来，呈上黼褂。

〔两亲勇跪呈黼褂。〕

洪 母：（气极）你，你当我是什等样人！

（唱“江湖”）

誰能象你寡廉鮮耻，

沐猴而冠不象人形，

本身墮落这般地步，

还要引人步你后尘。

洪承疇：（为挽回面子計）噯，娘亲如果步履不便，可喚媳妇出来迎接。

洪 母：（向內面）賢釵，出来答話。

〔洪妻与洪子未改素服，也出現在六离門后。〕

洪 妻：遵命。

洪承疇：呀！娘亲，家中老幼均安，何故穿白戴孝？

洪 妻：你且听来！

（唱“观容吟”）

明朝有一太子太保，
兵部尚书督兵薊辽。
抗清死节家中披孝，
穿白戴孝追悼英豪。

洪 子：（唱）我讀詩书并受庭訓，
父死成服礼合明朝。

洪 妻：（唱）今日聞他生还故里，
但又聞他变节事仇。
应知罪重国人痛恨，
及早回头借贖愆尤！

洪承疇：（打断洪妻所說）哎，你二人不要胡言乱語！我現在是
大清招撫江南总督軍务大学士，姑念无知，饒你這
次。（揮手命亲勇退在一边）

洪 妻：（失望）啊！

〔洪妻痛心地下，洪子亦下。〕

官 甲：洪大人，卑职先行告退。

洪 母：且慢。

官 甲：太夫人与洪大人叙天倫之乐，卑职不便在此。

洪 母：我与“洪大人”已无天倫可叙。你等現在都做得好
官，老身倒要請教請教为官之道。

官 甲乙：岂敢岂敢！